

探索的经典成果，画面中，体态、衣纹、色彩，雅致古朴，温馨甜美，曲线回环，细眉凤眼，宛如天仙。静谧、安详、恬淡、温婉，仿佛东方女神，这是“古为今用”最好的例子。而通过中西融合的风格追求，更将西方现代艺术的色彩与构图与中国古典审美深度融合，借西画的光、色、造型、结构等，使传统水墨画的面貌大为改观，并完成了光、色、墨的有机结合，探索趋于成熟，做到了“洋为中用”。整幅作品造型奇绝，笔法独到，既是民间的、传统的、古典的，又是现代的、写意的、灵动的，带着林风眠强烈的感情投射与思想寓意。说到底，“洋”只是视觉上的一种感觉，林风眠画笔的根，依旧是笔墨，是线条，是传统中国绘画神形兼备、写意传神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林风眠在现代美术上的巨大成就与影响，正是上海与广东共同推进中国现代美术的有力证明。

同样来自广东的关良，自1923年归国后执教于上海美专，在沪举办画展，其融合西方现代派理念与传统水墨的戏剧人物画，成为海派艺术生态的独特风景。关良一生醉心戏曲艺术，常出入戏院揣摩角色神态，甚至亲自学戏，这份痴迷化作《三打白骨精》中的生动笔墨，夸张的脸谱、灵动的姿态，充满戏曲艺术的张力，又具西方表现主义特色；

而鲁迅先生在上海发起的“新兴木刻运动”，粤籍青年陈烟桥、黄新波成为中坚，与广州李桦等木刻青年遥相呼应，以艺术为号角奏响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

其命惟新，时代精神

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看来，广东美术为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每个时期，都提出了新的命题，而每个命题也都由广东美术家破解与实践。他们抱着其命惟新、开拓创新的精神，与时代变迁相同步，才有了开拓创新的理念与动力；与人民相结合，才能够在画面中塑造人民的形象，创新才有了着落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东美术始终与时代同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关山月、黎雄才等为代表的广东画家率先对社会主义社会新现实的积极描

绘，以表现劳动人民在新社会焕发的精神风貌来发掘现代山水画的江山多娇。特别是关山月与傅抱石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作为新时代代表性山水画杰作，至今高悬于人民大会堂，也是毛泽东主席唯一题字的中国画作品，弥足珍贵。而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杨之光《矿山新兵》等作品，则记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图景。特别是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堪称当代美术史上人人皆知的经典。这件作品的创新不仅仅是传统笔墨与写实造型结合上的新变，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现代社会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普通劳动者终于有了选举权，它所揭示的社会内涵无疑是深刻的，这才是中国美术现代性最核心的内容。

改革开放后，林墉、方楚雄、许钦松、李劲堃等艺术家接力崛起，将岭南画派的革新精神注入水墨、油画、雕塑等艺术领域，形成这一时期广东美术多元繁盛的发展态

下图：王绍强《淬厉新之（2024年中国画）》。

